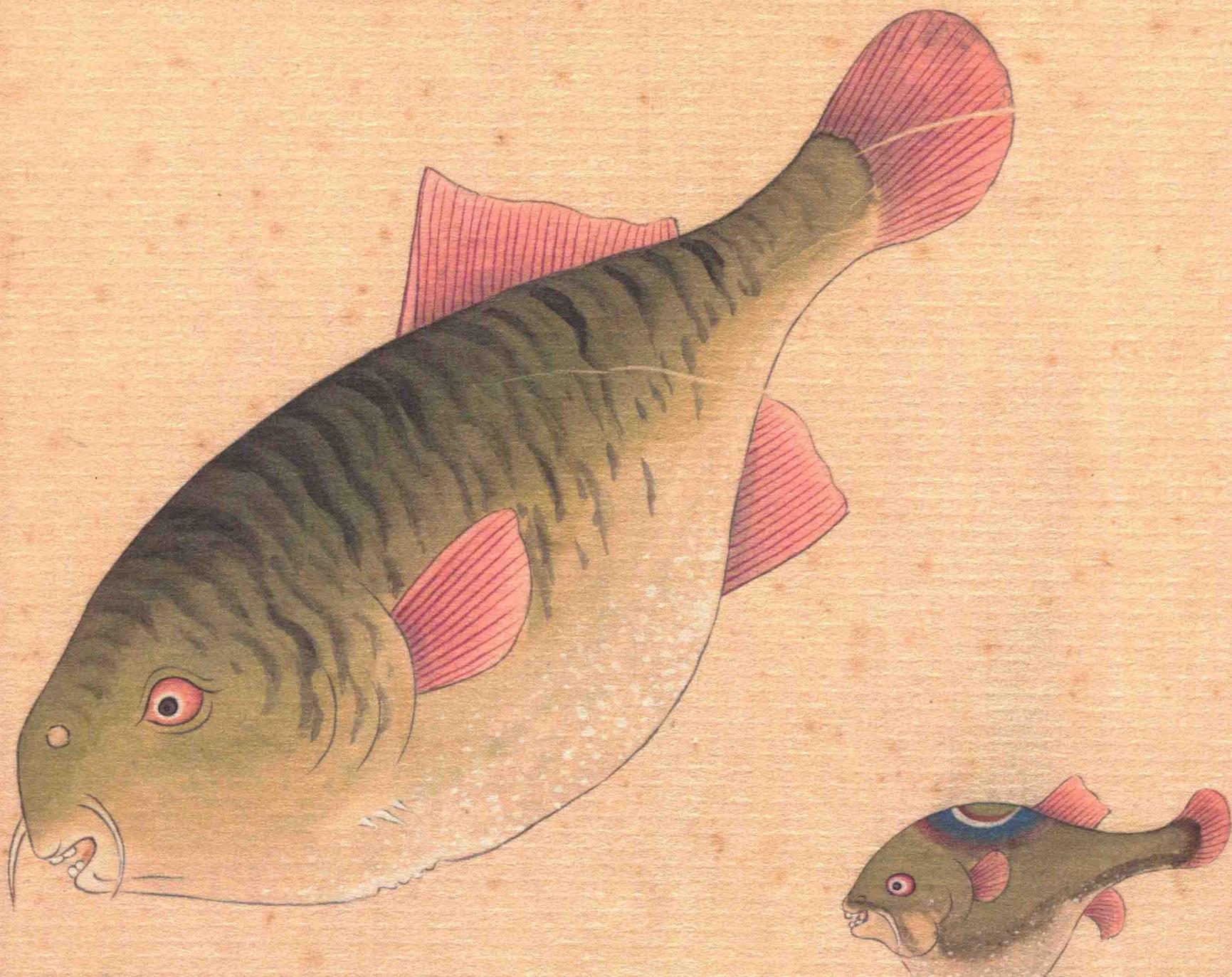


CATALOG OF MARINE CREATURE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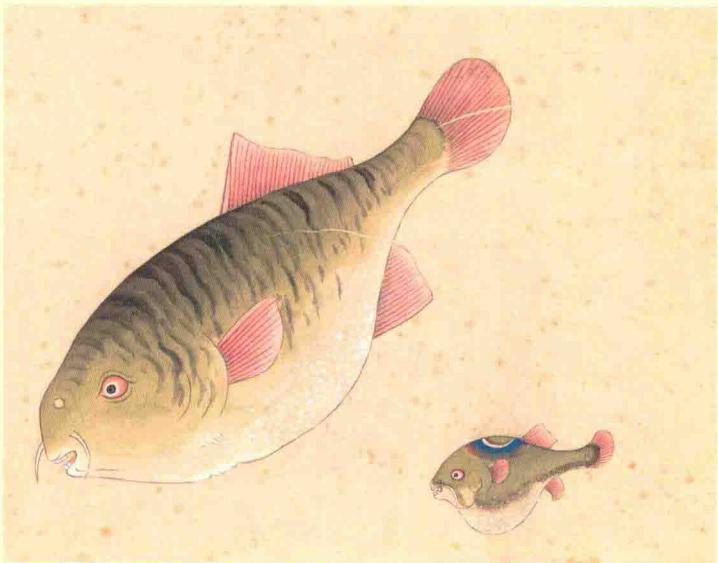
# 清宫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MARINE CREATURE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故宫经典  
清宫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ATION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海错图 / 文金祥主编.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4.9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619-2

I . ①清… II . ①文… ②故… III . ①海洋生物—中国画—动物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 ① 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015 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季 王亚民

委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杨 娄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 文金祥

点 校: 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

组长: 黄復生 王祖望

组员: 刘月英 负莲 张世义 杨思谅 黄永昭 卢汰春 童墉昌 冯祚建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摄 影: 余宁川

影像提供: 周耀卿

出 版 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江英 李子裔

装帧设计: 李猛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http://www.culturefc.cn) 邮箱: [ggbcb@culturefc.cn](mailto:ggb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 25.5

字 数: 100千字

图 版: 300幅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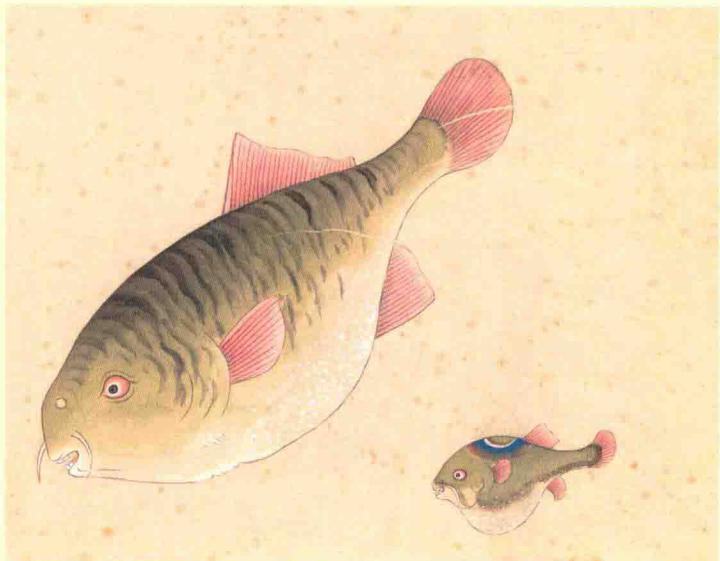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619-2

定 价: 360.00元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MARINE CREATURE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故宫经典  
清宫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ATION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海错图 / 文金祥主编,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 故

宫出版社, 2014.9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619-2

I . ①清… II . ①文… ②故… III . ①海洋生物—中国画  
—动物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 ① 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015 号

##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季 王亚民

委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杨 娄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编

主编: 文金祥

点校: 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

组长: 黄復生 王祖望

组员: 刘月英 负莲 张世义 杨思谅 黄永昭 卢汰春 童墉昌 冯祚建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摄影: 余宁川

影像提供: 周耀卿

出版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江英 李子裔

装帧设计: 李猛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毫米 1/12

印张: 25.5

字数: 100千字

图版: 300幅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619-2

定价: 360.00元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太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故宫出版社（原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故宫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 目 录

- 005 / 前言
- 015 / 《海错图》物种考证纪要
- 022 / 《海错图》第一册
- 120 / 《海错图》第二册
- 206 / 《海错图》第三册
- 298 / 《海错图》物种考证
- 306 / 点校说明、出版后记

# 前 言

[1]《四部典籍注疏丛书·尚书》，页21，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页304，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3]《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1，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海错”系指中国古代对水族之中种类繁多的海产品的统称。《尚书·禹贡》：“厥贡盐绨，海物惟错。”孔传：“错，杂，非一种。”<sup>[1]</sup>关于《禹贡》成书的时代，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夏代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等。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有把种类繁多之海产品统称为海错的说法。我国古代有一些以“务专”而出名的文人画家，他们通常只画某一画科之一两种，或梅、或兰、或竹、或菊、或松。至于把毕生精力全投入到海错画绘制之中并取得较大成就者，画史中记载极少，唯有郭味蕖先生所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载有数语：“聂璜（存庵），康熙三十七年作《海错图》四册，《石渠宝笈续编》著录。”<sup>[2]</sup>我因从事古书画工作的优势条件，获见聂璜这唯一存世之画作《海错图》（故宫博物院藏）其中之前三册，旋又查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总汇》等有关书籍，颇有收益。本文仅就聂璜生平及其《海错图》一题试作考证，以求正于方家。

## 一 《海错图》内容

### 1. 《海错图》前三册所绘内容

根据《石渠宝笈续编》记载及故宫博物院所藏聂氏《海错图》其中之前三册，可知聂璜《海错图》原系四册，纸本，纵31.5厘米，横67.3厘米。设色画155开，“画海错三百七十一种，每种各系说赞，间有考辨”<sup>[3]</sup>。第一至第三册有画111开，其中第一册有作者自题《海错图序》、《观海赞》及《跋文》、《图海错序》、《观海赞》及《附跋文》共8开。第四册有画44开，已失群，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一册：画35开。画面依次标注为：

鱼虎、鲈鱼。钤“乾隆御览之宝”、“重华宫鉴藏宝”、

“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六玺。

海鱠、江鱼、鲻鱼。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一玺。

河豚。

刀鱼、七里香。

飞鱼、小鱼、划腮鱼。

蟳虎鱼、铜盆鱼。

鲨鱼、海鰣鱼。

球鱼、鲳鱼、海银鱼。

青丝鱼、鹅毛鱼、松鱼。

鰓鱼、印鱼、夹甲鱼。

环鱼、顶甲鱼。

草蟠鱼、枫叶鱼。

石首鱼。

四腮鲈、黄霉鱼。

红鱼、海鲫鱼。

鲥鱼、箬叶鱼。

井鱼、海焰鱼。

马鲛、麻鱼。

真比目鱼、鳓鱼。

鳗腮鱼、鮟鱇。

鰻龙头鱼、竹鱼、海鳗。

黄鳗、雀鱼、水沫鱼。

党甲鱼、麦鱼、钱串鱼。

带鱼。

血鳗、针鱼。

跳鱼、空头鱼。

鼠鲇鱼、头鱼、蠔鱼。

海鱠。  
蛟。  
闽海龙鱼、人鱼。  
刺鮀、螭虎鱼。  
神龙、曲爪虬龙。  
盐龙、海鱠。  
海蛇、刺鱼。  
鰐鱼。

第二册:画37开。画面依次标注为:

锦缸、青缸。钤“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朱文二玺。  
黄缸、绿缸。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一玺。  
鸡母缸、红腹。  
珠皮鲨、鱗缸。  
海蟠、虎头缸。  
燕缸、赤鳞鱼。  
花鮻。  
青头鲨、剑鲨。  
青鳗、海虹钉。  
锯鲨。  
梅花鲨。  
潜龙鲨。  
黄昏鲨、犁头鲨。  
云头鲨、双髻鲨。  
方头鲨、白鲨、猫鲨。  
鼠鲨、龙门撞、跨鲨。  
瓜子肉、掏枪、焯鱼。  
虎鲨。

鲨变虎。  
海豹、鹿鱼化鹿。  
海鼠、海驴、海獭。  
海鲀。  
野豕化奔鯈、腽肭脐。  
刺鱼化箭猪、海狗、潜牛。  
海马。  
海蚕、龙肠、龙虱。  
海蜈蚣、海蜘蛛、泥蛋。  
海参、土鳖。  
柔鱼、泥筭。  
土肉、海和尚、寿星章鱼。  
泥刺、鬼头鱼。  
朱蛙、海粉虫、海苔、泥丁香。  
章鱼、章巨。  
泥翅、泥肠、泥钉、锁管。  
土花瓶、石乳、墨鱼子、荷包蛇。  
墨鱼。  
蛇鱼、金盏银台。

第三册:画39开。画面依次标注为:

鸕乌化墨鱼、蛇鱼化海鸥。钤“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朱文二玺。  
鱼雀互化、秋风鸟、海兔石首。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一玺。  
海鹅、海鸡。  
海鵝、火鳽。  
燕窝、金丝燕。  
蝙蝠化魁蛤、瓦雀变花蛤。

[4]《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8。

鸚鵡魚、雉入大水為蜃。  
海市蜃樓。  
珠蚌。  
綠蚌化紅蟹、花蛤、江瑤柱。  
蛤蜊、白蛤、車螯。  
蠶、白蜋、海月、麥藁蜋。  
馬蹄蜋、牛角蜋。  
劍蜋、尺蜋、竹筒蜋、荔枝蜋。  
鲶、浙蜋、閩中泥蜋、海蜋。  
烏鲶、土坏、海豆芽。  
巨蚶、西施舌、青翠。  
江綠、荔枝蚌、布蚌。  
扇蚶、絲蚶、朱蚶。  
紫菜、海夫人。  
龟脚、海茴香、红毛。  
海藻、銅鍋、海头发、石籠箱。  
海帶。  
七鱗龜、鹿角菜、海荔枝、海褪布、石筍。  
冻菜、牡蛎、药物海马。  
吸毒石、海盐。  
知風草、海鐵樹、海燕、石花。  
珊瑚樹。  
石珊瑚。  
海芝石、荔枝盤石、松花石。  
鵝管石、羊肚石。  
石蛎、蛎肉、竹蛎。  
撮嘴、竹乳。  
三尾八足神龜。

鼈鼈  
鼈吐雾。  
玳瑁、朱鼈、  
鷹嘴龟。  
鼈腹。

## 2.《海錯圖》第四冊所繪內容

《海錯圖》之第四冊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為方便讀者、研究者，本文根據《石渠寶笈續編》中所記載，亦將其所繪內容全文錄下。該冊共44開，画面依次标注為鼈魚、鼈蟹、龜鼈螺蚌蚶蛤魚蝦負火、响螺化蟹、蚕茧螺、火香螺化蟹、銅槧螺、蛇螺、手巾螺、羊角螺、硯台螺、火焰螺、蒜螺、鈔螺、九孔螺、紅螺、扁螺、巨螺、棕螺、白蠣、銅蠣、短蠣螺、鐵蠣、手卷螺、鸚鵡螺、刺螺、黃螺、針孔螺、蘇合螺、桃紅螺、空心螺、雉斑螺、鴨舌螺、象鼻螺、八口螺、棕瓣螺、大貝、醬色花貝、白貝、鵲鵠螺、圓底貝、云紋貝、織紋貝、金線貝、純紫貝、豹文貝、松花貝、藍貝、虎斑貝、黑灰貝、大小點貝、純黃貝、水紋貝、黃點貝、花螺、盆螺、泥螺、深紋螺、青螺、手掌螺、香螺、小香螺、石門宕、簪螺、蓼螺、觀音髻、沙帆化生蟹、台州溪蟹、金錢蟹、長眉蟹、瓯郡溪蟹、鏡蟹、竹節蟹、石蟳、雲南紫蟹、蒙蟹、合浦斑蟹、廣東石蟹、浮石、蠄蟇、獅球蟹、交蟹、鰐蟹、長腳蟹、芦禽、蟛蜞、沙蟹、無名蟹、鐵蟹、虎蟹、金蟳、拔棹、福州膏蟻、篆背蟹、紅蟹、飛蟹、崎蟹、鬼面蟹、蟛蜞、蝤蛑、拜天蟹、和尚蟹、蟛蜞、琐蟳、腹蟹、擁劍蟹、虾蟆蟹、毛蟹、虾公蟹、拖脐蟹、虾化蜻蛉、蝗虫化虾、大蚶虾、深洋绿虾、虾虱、黃虾、长须白虾、变种虾、大红虾、空须龙虾、天虾、琴虾、白虾、紫虾、红虾、白虾苗、龙头虾。<sup>[4]</sup>

### 3. 画家自题序、赞及跋

聂璜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这部《海错图》的绘制之中，没有文集及其他画作存世，当代人可资征信的资料也零星有限，致使后人对聂氏的生平经历、学识修养以及艺术风貌知之甚少。如果对一位画家生平中的重要事迹缺乏必要的了解，就很难深入探讨其艺术和思想。聂氏在《海错图》中之题序、赞及跋文，对了解聂璜生平、学识修养以及《海错图》都具有重要参证价值，故略为记而述之。

全文释读如下：

《海错图序》：“《中庸》言，天地生物不测，而分言不测之量，独于水而不及山，可知生物之多，山弗如水也明甚。江淮河汉皆水，而水莫大于海。海水浮天而载地，茫乎不知畔岸，浩乎不知津涯，虽丹嶂十寻，在天池荡漾中，如拳如豆耳。大哉海乎！允为百谷之王，而山何敢与京？故凡山之所生，海尝兼之；而海之所产，山则未必有也。何也？今夫山野之中，若虎若豹，若狮若象，若鹿若豕，若驥若兕，若驴若马，若鸡犬，若蛇蝎，若猬若鼠，若禽鸟，若昆虫，若草木，何莫非山之所有乎？而海中鳞介等物多肖之。虎鲨变虎，鹿鱼化鹿，鼠鲇诱鼠，牛鱼疗牛，象鱼鼻长，狮鱼腮阔，鹤鱼鹤啄，燕鱼燕形，刺鱼皮猾，鳐鱼翅禽，魟鱼蝎尾，鲀鱼豕心，海鱠肉腴，海豹皮文，海鸡足胼，海驴毛深，海马潮穴，海狗涂行，海蛇如蟠，海蛭若螭，鲽鱼既侔鹣鹣，人鱼犹似猩猩。海树槎丫，坚逾山木；海蔬紫碧，味胜山珍。海鬼何如山鬼？鲛人确类野人。所谓山之所产，海尝兼之者如此。若夫海之所产，卵胎湿化，其类既繁，鳞介毛螺，厥状尤怪，诚有禹鼎之所不能图、益经之所不及载者矣。然此特具体而微者尔。至稽海上伟观，鲤可堂也，鯢可帘也，蚝可阜也，龟可洲也，鼍可

城也，鱗脊任春也，鳌首戴山也，摩竭之鱼吞舟也，善化之蟹大九尺也，北溟之鲲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岂山中鸟兽所能仿佛其万一者？所谓海之所产，山未必能有者如此。况乎网起珊瑚，已胜丹砂之赤；而宵行熠耀，难侔蚌室之光。山川出云，仅为霖于百里；而潮汐与月盈虚，直与天地相终始也。山与海大小之量何如？无怪乎生物多寡，相去悬殊，是以《禹贡》惟以‘错’称海物也，概可知矣。夫错者，杂也，乱也，纷纭混淆，难以品目，所谓不可测也。今予图海错，甲乙鱼虾，丹黄螺贝，绘而名，名而赞，赞而考，考而辨，不犹然视海以为可测乎？曰：非然也。予图所采，亦取其可见可知者而已，其不及见知者何限哉。然则博物君子，披阅是图，慎毋曰燃犀一烛也，谓吾以蠡测海也可。时康熙戊寅仲夏，闽客聂璜存庵氏题于海疆之钓鳌矶。”

《观海赞》：“水天一色，万国同春。鱼鳖咸若，四海荡平。”

《跋文》：“儒不识字，农不识谷，樵不识木，渔不识鱼，四者非不识也，不能尽识也。《字学正韵》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广韵》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兼之篆隶异体、雅俗异尚，此字之于儒难尽识也。稻黍稷麦菽，五谷总称也。而谷又有百种之名，百种之外，品类繁多、迟早异性、风土异宜，此谷之于农难尽识也。《书》称栝柏，《诗》咏桑杨，可知之木也。其余《篇海》所载木类，《江苑》所纪杂树，多有闻其名而不得见，或见其木而误称其名，此木之于樵难尽识也。郭璞《江赋》，鱼称鮆鯶鱣鮋、鰐鰐鰐，张融《海赋》，鱼称鰐鱣鮪鮒、鰐鰐鰐，匪但渔叟未悉其状，即雅士亦难审其音。鳞虫虽曰三百六十属，《说文》、韵书所载，鱼名既广，而在典籍之内者，尤不知凡几，此鱼之于渔难尽识也。予不识字，愚等农夫，贱同樵

《图海错序》：“海错自昔无图，惟《蟹谱十二种》，唐吕充元守台所著。《异鱼图》，不知作者，仅存有赞，图本俱失传，无可考。考《四雅》诸类书数十种，间亦旁及海错，而《南越志》，《异物志》，《虞衡志》，《侯鲭录》，《南州记》，《鱼介考》，《海物记》，《岭表录》，《海中经》，《海槎录》，《海语》，《江海》二赋，所载海物尤详。至于统志及各省志乘，分识一方之海产，亦甚确。古今来载籍多矣，然皆弗图也。《本草·鱼虫部》载有图，而肖象未真；《山海经》虽依文拟议以为图，然所志者山海之神怪也，非志海错也，且多详于山而略于海。近年泰西国有《异鱼图》，明季有《职方外纪》，但纪者皆外洋国族，所图者皆海洋怪鱼，于江浙闽广海滨所产无与也。予图海错，大都取东南海滨所得见者为凭。钱塘为吾梓里，与江甚近，而与海稍远，海错罕观。及客台瓯凡二十载，所见无非海物。康熙丁卯，遂图有《蟹谱三十种》。客淮扬，访海物于河北、天津，多不及浙，水寒故也。游滇、黔、荆、豫而后，近客闽凡六载，所见海物益奇而多，水热故也。《医集》云：湿热则易

生虫，信然。年来每睹一物，则必图而识之，更考群书，核其名实；仍质诸蟹户鱼叟，以辨订其是非。今曰，海物谲异，出人意想。遐方之士，闻名而不敢信；海乡之民，习见而未尝图。今君既见而信，信而图，图而且为之说，可为海若之董狐矣，曷编辑卷帙，以为四方耳目新玩，可乎？戊寅之夏，欣然合《蟹谱》及夙所闻诸海物，集稿眷绘，通为一图。首以龙虾，终以鱼虎，中间分类而杂见者：蟹棹、鲎帆，俨若扁舟逐浪；蜃市鱼井，恍疑万灶沉沦。鲨头云，巫山几片；海底月，皓魄一轮。箬鱼风箨，竹鱼霜筠。枫叶鱼，冷落吴江；文鳐鱼，踊跃天门。柔鱼乏骨，钩鱼重唇。钱鱼慢藏，鲳鱼非淫。石首驰声远近，河豚流毒古今。乌鲗怀墨，朱鳌吐珍。紫贝壳丽，苏螺肉锦。蛎堪比鞋，虾可名琴。鱼针作绣，海扇披襟。沙蛤染翰，岫螺织文。逢冬则馁，望潮畏腊；得雨生花，石蚴怀春。小蟹寄居，岂惟蠔蛤；诸螺变化，亦类蛤蜃。蛎随竹石，魮种青黄；蛳分铜铁，鱗别金银。蚶有丝布，蟹辨蟇蟳。海蛤空墮，岩乳气凝。蝮房九孔，龟背七鳞。鹅毛燕额，无非鱼品；马蹄牛角，并是蛏名。龙目仙掌，总归介类；虎头鬼面，均出蟹形。鳄声畏鹿，不殊巴蠏；蟳威斗虎，更胜山君。龙虱得风雷而降，燕窝冒雨露而成。闽鄙瓯文，指质形于沙蒜；辽玄粤素，分优劣于海参。其余泥筭土肉，江绿海红，密丁辣螺，沙箸石钻，蚌牙泥肠，海胆天裔，美味无穷，殊难殚述。虽然，口腹之欲有尽，而耳目之玩无穷。请停鼎俎，更问韬钤，则再观夫掏枪长槊，拥剑短兵，鮀藏利簇，鳓露白刃，龟披征甲，鼋束战裙。逢逢鼙鼓，号令三军，步伐止齐，各逞技能：蛙明坐作，虾识退迎，蛤长冲举，蟹利横行，车螯水运，桀步邮闻，执火秉燎，吹沙扬尘，犁头前导，拨尾后巡，铜锅造饭，瓦屋安营。睹彼洪波之鳞甲，允称海

国之干城。至于玭珠魔玉、玳瑁珊瑚，则晶宫之所供御；墨斗鲨锯、土坯泥钉，则海屋之所经营。乃若涂婆之所喜者，螺梭鱼镜；鲛人之所需者，石榼土瓶；公子之所弄者，泥猴海鹤；介士之所爱者，刀鲨剑蛭。新妇鱼、和尚蟹，恐难为侔；海夫人、郎君子，或可同群。鱼目无妻，嗟有鳏之在下；鯈胸穴子，较燕翼而尤深。鱼婢常随鱼母，螺女谁为所亲？总之，水族以龙为长，鳞介尽属波臣。按其品类，参之典籍，记载每缺，而舛误尤多。图内据书考实者，五六十种。盖昔贤著书，多在中原，闽粤边海，相去辽阔，未必亲历其地，亲睹其物，以相质难；土著之人，徒据传闻，以为拟议，故诸书不无小讹。而《尔雅翼》尤多臆说，疑非郭景纯所撰。《本草》博采海鱼，纰缪不少。至于《字汇》一书，即考鱼虫部内，或遗字未载，或载字未解，或解字不详，常使求古寻论者对之惘然。其他可知。此《字汇》补《正字通》之所由以继起也。若夫志乘之中，迩来新纂闻省通志，即鳞介条下，《字汇》缺载之字，核数已至二十之多，要皆方音杜撰，一旦校之天禄，其于车书会同之义，不相刺谬耶？昔太史杨升庵曰：马总《意林》引《相贝经》，不著作者，读《初学记》，始知为严助作。汉有《博物志》，非张华作也，读《后汉书》，始知为唐蒙作。乃知前人或略，后或有考焉，未可尽付不知也。由是观之，则兹海错一图，岂但为鱼图蟹谱续垂亡哉，其于群书之雠校，或亦有小补云。时康熙戊寅仲夏，闽客聂璜存庵氏题于海疆之掬潮亭。”

《观海赞》：“海不扬波，鱼虾可数。际会明良，风云龙虎。”

《附跋文》：“宇内血性含灵之物有五：曰羽虫，曰毛虫，曰裸（裸）虫，曰鳞虫，曰介虫。五虫之数，上应天踵，

各三百六十属而皆有长：羽以凤长，毛以麟长，裸（裸）以人长，鳞以龙长，介以龟长。人虽为万物之灵，而龙尤为五虫之宗。《淮南鸿烈》曰‘万物羽毛鳞介皆祖于龙’可知矣。罗泌《路史》称盘古龙首而人身，不但羽毛鳞介祖于龙，而人亦祖于龙，又彰彰如是。考孙绰《望海赋》曰：‘鳞汇万殊，甲产无方’，海错固饶鳞介矣。张融《海赋》曰：‘高岸乳鸟，兽门象逸’，则海错不又有鸟兽乎？本元虚《海赋》曰：‘何奇不育，何怪不储’，则鳞介毛羽之外，更自无穷。图内极万变之状，而兼备五虫：鲨也而虎，则鳞尝化毛矣；马也而蚕，则毛尝化蝶矣；蛇也而鸥，则裸（裸）尝化羽矣；雉也而蜃，则羽尝化介矣。天地生物不离乎胎卵湿化，而奇妙不测，莫如化生。龙称神物，万化之宗，知变化之道者，其知龙之所为乎？故全图虽别五虫，而总以龙为之主焉。”

以上为作者题序、赞及跋文，虽文字略长，生僻字甚多，但为方便读者、研究者，故一一录书。本文亦将根据文中所提供较为翔实可靠的史料，对聂氏所处的时代、生平事迹及《海错图》册进行考辨。

## 二 聂璜所处的时代

根据《海错图》中聂璜自题《图海错序》，可推知聂氏主要活动于明末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这一时期对崛起于辽东一隅的清来说，其遇到了一次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城，推翻了立国长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四月，乘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山海关之机，清统治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之历史机遇，乘势逼降山海关明军守将吴三桂，并与之共破李自成军于关下。五月，清军乘胜

[5] 恩格斯:《反杜林论》,页180,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进占北京城,迫使李自成军败回陕西。十月,辽东汗福临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一越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接着,富有进取精神的清统治者,不畏艰险,巧用计谋,以区区二十万兵,对数百万抗清武装实施各个击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九州重归一统。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曾明确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sup>[5]</sup>满族(前身女真)原为中国边远地区一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才开始建立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奴隶制国家,定国号金(即后金)。1636年,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入主中原时,其尚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阶段,科学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几乎还为空白。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就必须勇于革新,与时俱进。如何在一张白纸上临仿远较满族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也就成为新兴的清朝最为迫切的历史使命。

当时,摆在清初统治者面前的,一是被征服者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再则是在明末时即传入中国的比汉族更为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在这一时期,清成功的统治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在保持八旗制的基础上,继承了汉唐宋明等朝一整套统治制度,接受了儒家治国学说,推崇理学也就成了满汉统治者的共同语言;一是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采取了吸收与兼容的政策。

明朝末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地理学、医学、哲学、火器、建筑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然而,当时明末封建正统势力过于强大,使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与推广严重受阻。圣祖玄烨虽然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任君主,实际上他面对的是帝王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除进一步利用儒家思想驾驭群臣和统治全国人民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旗地生产关系变化的措施,推行了适合汉族经济关系和照顾满族特权利益的措施。在文化领域,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的举行,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从而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还排除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正统观念的干扰,对西学输入采取了吸收与兼容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向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如他曾以帝王之尊,在南苑亲自操作南怀仁所铸造之先进火炮。这些火炮后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王朝开始进入其盛世时期。

然而,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已发展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认准世界大势,善于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谁就会通向强盛之路。日益走向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已无法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历史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兴的清王朝肩上。遗憾的是,当彼得大帝为俄国找到通向近代社会的起跑线之时,与其同时代的圣祖玄烨却仍在专心致志地在满族文化的一张白纸上临摹传统的儒家文化。随

着清王朝步入盛世，受中国传统文化束缚太深的圣祖玄烨，满足于汉唐辉煌和儒家礼教、科举制度以及小农经济等，对外基本放弃了清初所推行的吸收与兼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政策，甚至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为“淫巧”加以排斥，并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以“崇儒重道”、“博学鸿儒”科之类的手腕，将文人学士们引进其钦定思想之彀中，对超出或可能超出其钦定思想的人，则又以“文字狱”等手段进行血腥镇压。如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珑《明史》案，被处死者达七十余人。这些人的妻女亦被发配边疆。康熙四年（1665）的邹流漪刊刻《鹿樵纪闻》（吴伟业著）案，康熙五年（1666）的“黄培逆诗案”、“沈天甫案”，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朱方旦案”，亦有许多人受牵连而惨遭杀害或被判刑。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南山集》案，作者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及族人更是惨遭斩杀，受株连充军者达三百人之多。其后雍正、乾隆二朝更是纷纷效仿，致使“文字狱”之祸愈演愈烈。“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sup>[6]</sup>，文人学士们唯恐因片言只字而惹下杀身之祸，与“经世致用”相关的研究、发展都受到压抑和阻滞。清王朝虽进入了盛世阶段，然而它只不过是封建社会末期之回光返照而已，中国却因此而失去了走进近代社会的先机。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考据学逐渐成为清朝学术领域的主流。考据学的基本功就是文字学（小学）。看图识字，识别草木虫鱼等，均是从“六经”、“《尔雅》”、“《说文解字》”、“《山海经》”、“《本草》”等史书中的考辨异同、校勘注释中而来的，皆属于小学范畴。具体表现在画坛上，则是聂璜及其《海错图》，以及以后《鸟谱》、《兽谱》、《鸽谱》等一系列侧重于考据的画家及作品应运而生。

### 三 聂璜生平事迹考略

聂璜的生平资料极少，可资佐证的存世文献零星有限，某些问题尚难遽然定论，只能作些推论、判断，描绘一个大概的轮廓。通过对《海错图》上画家自题《图海错序》中之片言只语，我们对聂氏一生的行踪作以下考略。

聂璜的艺术生平，从行踪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迁驻台瓯，绘成《蟹谱三十种》；后期云游各地，绘制完成《海错图》。

早期移驻“台瓯”，绘成《蟹谱三十种》。据聂璜在《图海错序》中题云：“予图海错，大都取东南海滨所得见者为凭。钱塘为吾梓里，与江甚近，而与海稍远，海错罕观。及客台瓯凡二十载，所见无非海物。康熙丁卯，遂图有《蟹谱》三十种。”<sup>[7]</sup>由此可推知，聂璜，字存庵，生卒年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能更近距离地观赏到更多的海物，聂璜约于康熙六年（1667）前后移居台瓯（今浙江台州、温州一带）。康熙二十六年（1687），聂璜绘制完成了《蟹谱三十种》。又据其在《图海错序》中所题：“海错自昔无图，惟《蟹谱十二种》，唐吕元守台所著。《异鱼图》，不知作者，仅存有赞，图本俱失传，无可考。”<sup>[8]</sup>聂氏进一步指出“海错自昔无图”，其《蟹谱三十种》是在继承与完善唐代吕元《蟹谱十二种》的基础上绘制而成。

晚期云游各地，绘制完成《海错图》。聂氏在其《图海错序》中曾云：“客淮扬，访海物于河北、天津，多不及浙，水寒故也。游滇、黔、荆、豫而后，近客闽凡六载，所见海物益奇而多，水热故也。《医集》云：湿热则易生虫，信然。年来每睹一物，则必图而识之，更考群书，核其名实；仍质诸蟹户鱼叟，以辨订其是非。”<sup>[9]</sup>说明聂璜除具有渊博

[6] 袁广阔主编：《历代纪事本末丛书》之《精评白话清史纪事本末》（一），页209，辽沈书社，1994年版。

[7]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4，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8]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3，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9]《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1，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10]《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之《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页1742，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1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总汇》第一册，页728，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总汇》第八册，页168。

[13]同上。

的学识外，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生活观察得细致入微，理解得深入透彻。正是这种来自亲身生活的感受和画家渊博的学识、熟练的技巧所创作出的兼具艺术与自然科学双重价值的作品，使当时那些关门杜撰之作相形见绌。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后，聂璜又曾远赴贵州、湖北、河北、天津、云南、福建等地，详细考察不同生态环境下海洋生物的产地、特征及繁殖习性等情形并加以考证，最后客居福建，经近六年的系统归纳整理，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夏，“欣然合《蟹谱》及夙所闻诸海物，集稿眷绘，通为一图”。这部图册被定名为《海错图》。“错”即多样杂陈之意。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夫错者，杂也，乱也，纷纭混淆，难以品目，所谓不可测也。”<sup>[10]</sup>

顺治年间（1644—1661），清朝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军事，还不可能把重点放在经济、文化上。清圣祖玄烨继位后，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智除权臣鳌拜等守旧势力，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全力发展经济，将大清王朝推进到“康熙盛世”阶段。综合以上信息，可推知聂璜大约出生在明末清初（一般指明天启、崇祯至清顺治这四十年间），其从事艺术活动则主要是在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

## 四 《海错图》的价值

### 1. 乾隆帝眼中的《海错图》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五部表现海洋生物、飞禽、走兽等动物题材的清宫旧藏画谱，即康熙朝蒋廷锡的《鹁鸽谱》、聂璜《海错图》册；乾隆朝余省、张为邦的《仿蒋廷锡鸟谱》、《兽谱》和道光朝沈振麟、焦和贵的《鸽谱》。这五部画谱只有《海错图》是来自民间。《海错图》是如何为清宫

所收藏，其在清高宗弘历眼中的位置又是如何？

《海错图》上并无任何敬献之语，可见当时画家并无将其进呈皇宫之意。那么，它又是何时进入皇宫的？在《雍正四年·流水档》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三月）初七日，入画作，据圆明园来贴内称，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交来《鱼谱》四册，说太监杜寿传：着收在舆图一处。记此。”<sup>[11]</sup>由此可知，聂氏的这部《海错图》是在雍正四年（1726），由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交入清宫造办处的。具体是由地方政府呈交，还是从其他渠道而到了苏培盛之手，则无从考证。至于其重新装裱及入录《石渠宝笈续编》等情况，则与高宗弘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三年（1738）二月，为欣赏《海错图》，清高宗弘历曾给造办处连下数旨：

（二月）初三日，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传旨：“造办处如有收贮《鱼谱》，伺候呈览。钦此。”（于本日，司库刘山久将舆图房收贮《鱼谱》册页四册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进讫。）<sup>[12]</sup>

（二月）初四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交《鱼谱》册页四册，传旨：“要着将《鱼谱》四册另换糊锦壳面，收拾。钦此。”（于本月十三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将收拾《鱼谱》册页四册持进，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进讫。）<sup>[13]</sup>

由此可知，聂璜的《海错图》是在乾隆三年（1738）二月进入清高宗弘历视线的。至于其后来为什么还命人在《海错图》上钤“乾隆御览之宝”、“重华宫鉴藏宝”等玺印，并将之存放于自己在紫禁城内的重要居所重华宫内，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将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这则与当时高宗弘历推行广泛征集图书的措施有很大关系。以高宗弘历亲自领导编纂的《四库全书》为例，其所收录

的书多达三百四十六种,《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的书则更达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四库七略,益昭美备”之意图。总之,就是要做到最大范围地尽可能地搜集全。当然这个“全”也是相对的,出于其统治利益的需要,囿于统治者的成见,他们对任何事物必有轻重取舍。对一些不利于其统治言论的书籍,也要进行删改、禁止、焚毁,甚至制造文字冤案。作为长期生活在东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后代,高宗弘历所见多为鹰雁、虎豹、麋鹿、黄羊等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而对生长于东南大海之中的海洋生物则见之甚少,宫中所藏这类题材的作品,无论从画艺上还是内容上,又无出聂璜《海错图》之右者。故为求“全”,高宗弘历让聂氏的《海错图》与蒋廷锡的《鹁鸽谱》,余省、张为邦的《仿蒋廷锡鸟谱》、《兽谱》一样,在清宫所藏诸谱中占有了一席之位,然其在高宗弘历眼中所处的位置,当低于由内廷画家所绘制的那三部画谱。

## 2.《海错图》对研究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尚书》有“禹决九川,有鱼鳖,使民鲜食”之记载。据此可知,在很早以前,鱼鳖等海洋生物就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美食资源。先秦时期,鲤鱼、鲂鱼被视为珍品,位列其他水产品之上,故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食鱼,必河之鲂”之说。明代时,各地出产的珍贵鱼品都要定额上贡,以供皇室食用,从而大大地抬高了江南名鱼的身价。《海错图》以标本式构图,按类区分,在这三百七十一种海洋生物中,既有百姓常能见到的带鱼、鲤鱼、鲂鱼、鲈鱼、银鱼、鲫鱼、鲟鱼、龟等,也有原贡明廷御膳之品的江宁(今南京市)鲥鱼等,更有凶猛异常的各种鲨鱼及鳄鱼,亦有今已难再见到的人鱼、蛟、闽海龙等奇鱼、异鱼等。此外,石首鱼、比目鱼、海豚等大多数海洋生

物还对一些疾病有治疗之效,为医药中不可或缺之物。《海错图》具有极强的物种参考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传统饮食文化是极好的实物例证,对后人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生物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 3.《海错图》的艺术成就

聂璜的作品,现今仅存《海错图》,这是我们研究其绘画艺术唯一可靠的资料。

《海错图》以标本式构图,精心描绘了三百七十一种海洋生物,真实地展现了海洋界丰富多彩的景象,这在我国传统的花鸟画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据其在《图海错序》中所云:“每睹一物,则必图而识之,更考群书,核其名实;仍质诸蟹户鱼叟,以辨订其是非。”可见表现这些海洋生物的画页,多是聂璜移居台瓯后或云游滇、黔、荆、豫、闽等地汇集而成,并对其形貌、秉性、产地以及用途都作了严谨的考证。从笔墨形式上看,这些作品既不像宋代刘宋、清代恽寿平所画的那样富于自然情趣的观赏性,也不像清代朱耷、李方膺所画的那样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悲愤之情,而是带有极强的标本式写生特征,已显露出聂璜的艺术特色,可以说反映了他的典型风格及精湛的艺术功力。

聂璜是一位以工笔重彩见长的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才识过人的生物学家。其《海错图》的传世,说明了清代绘画题材的拓广和绘画传统的发展。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是值得不断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的。

文金祥

2012年4月于故宫